



西遊散記

梵影

四、夜色低垂飛印度

四週是那樣的沉靜，沉靜得使人可怕。明媚的月兒，嬌小的星星，都躲在雲層裡，不敢露面，整個大地，給黑暗吞噬了。

夜，已將芸芸的人們趕入夢鄉，他和她們躺在不同的床上，做着甜蜜的美夢。路上沒有人熙來攘往，街頭沒有人嘈嘈鬧鬧。機場的候機室裡，却有着我們一行外國遊客，等候飛往印度的航機，要不是仰光諸山大德熱烈歡送，要不是幾位僑領協助辦理離境手續，那更會令人感到夜闌人靜的寂寥。

「再見，再見！」我們登上了印度航機，向歡送者致最崇高的謝意。

「一路平安，祝你們勝利歸來，」送行諸善友也喊出悅耳的聲調，頻頻向機上揮手，你看，聖潔的友誼，摯誠的熱情，人間的溫暖，都含藏在這一舉手的刹那，很快傳入我心的深處，發出感激的回響。

「別了，可愛的仰光，可愛仰光的善友，你們幾天為我們繁忙，為我們辛苦，這時應該休息了，回去吧！我衷心感謝的善友們。」我靠在飛機的安樂椅上，不住發出這樣的心聲，儘管這心聲不能傳出去，不能傳進任何人的耳朵，但我認為我的思索是人的良知，是應有的現象。

晚風習習，向機窗進襲，機身在空中馳退，衝過了高高的山，越

過了茫茫的海，掠過許多田野街坊，可惜天空漆黑一片，沒有可欣賞的夜景，我的身體也疲憊不堪，索性靠倒個痛快，管它天翻地覆。

在朦朧中，我被空中小姐驚醒，說是快到印度了，準備落機的手續，我張開惺忪的眼睛看看手錶，哎呀，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了，飛機在高空飛了三個多鐘頭，我也在高空睡了三個多鐘頭。

自從離開了可愛的祖國，數年來，我都是過着行雲流水的生活，浪跡香江，這個屬於祖國一部的島嶼，被強權者佔據為殖民地，然人情風俗仍和我國一模一樣，這當然不能以出國論，不，這根本是我國的大門，是我國的領土。之後，流離到赤道的馬來亞，進駐在繁華都市的新加坡，這些真真是十足的外國地方了，可是平日所看到的，所接近的，仍多半是自己的同胞，黃炎的后裔，我彷彿仍躺在祖國的懷抱，毫無身寄異域的感覺。及至此翻身遊佛國——途經泰國與緬甸，受着當地僑胞撫慰，於是，異國的念头，也拋向東洋大海。

然而，我們現在踏進了這個印度門坎，一切事情是這樣陌生，是這樣隔膜，我眼睛不住地向機場四週掃射，天呀！所看到的盡是黑灰團臉孔，所聽到的盡是噁里古噁的聲音，連一個僑胞踪影也沒有，有

就是我們十五個外客，這時，我腦中才意識到，我真正是到外國了。

機場是冷清清的，所看到的，是搬行李的倦容，既然沒有人來歡迎我們，下機的手續就得自己去辦理，最困惑的是言語不通，我們的話傳不進辦公人員的耳朵，辦公人員的話我們又聽不懂，大家面面相覷，有嘴不能用，怎不叫人急死？好在胡文虎太太稍識幾句英語，在半推半猜的語句下，勉強將手續辦好，解除了這個窘境。

這裡是印度有名的都市——加爾各答，在我們未抵步前，是信託先一日動程的黎東方博士，希望他能在機場候接，以便為我們辦理手續，可是這晚，他只託一位印度人給團長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着：「候駕很久，未見降臨，今已深夜，余未能久待，諸位到達，可逕投宿大東旅社」，這篇官樣的文章，在大地生疏的處境下，我們也只得依從

大東旅社時，已是午夜四點了，看看旅社的鐘，却只有二點，原來我們的時間是仰光鐘點，較印度慢了二點，為了合乎當地的「潮流」，我把手錶撥退了二個鐘頭。

初到這個亞洲文明古國，使我印象最壞的，是窮人太多，街道兩旁的騎樓下，滿睡着衣裳襤褸的窮

人，東倒西歪，狀甚可憐，我心裡有着一個感想，不寫出來就不爽快——除非你不閱報，不關心世界局勢，否則，你就會知道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，時常在國際上呱呱叫，在東西兩大集團之間，折衝尊俎，排難解紛，以魯仲連自居，倒也聲譽日隆，成為一位赫赫的風雲人物，可是他對於自己的國家，從擺脫殖民地到現在，已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了，仍沒有把國家搞富強，把人民生活搞好，這使我對這位政治家，起了極大的懷疑？

印度是一個窮國家嗎？是的，這是事實，但也有例外的富翁，別的且慢點談，就以我們所住的這間旅館，為加城第一流旅社，裡面各式各樣的設備，豪華極頂，舞廳、商店、花園、餐館、茶樓，應有盡有，一應俱全，無論什麼物品，均可在旅社買到，這一切高貴享受，不是大老官休想問津，這與露宿街頭的貧民，恰成一個尖銳的對照，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，杜甫這兩句詩，是給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最中肯的說明，值得我們深深體味。

當侍役帶我進入一間明窗淨几的房間歇息，我好像聲價百倍，認為到外國來享享洋福，可是當我探悉住這房間的人，每日要拿出二十元虛幣作房租，這無異在我心靈裡澆了一盆冷水，我有點恐慌了，不是嗎？像我這個窮光蛋，節衣縮食，經過數年積蓄，用於一次出國旅費尚不敷，這麼高貴的房子長住下去，我怎能負擔得起，我倒身在床上，展轉不能成眠，就心這次旅費要超過預算，那時又費週折了。